吴蕊仙与妙玉（一）

□丁建国

2016年，我写第一篇冒著红楼论文《“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走”——冒辟疆著作〈红楼梦〉中几个女性形象的原型试证》，考证了林黛玉、贾元春、史湘云、邢岫烟、妙玉、晴雯六个人物的原型。其中第五部分“妙玉与吴琪”六百余字，内容多引自网络，泛泛而谈，且有讹错。只有考察名字所获，是我得意之处：“我想强调一下的是吴蕊仙名琪。蕊仙应该是她的字或者号，来自琪花瑶草的典故。琪的另外一义是珍异之美玉，也就是妙玉。”另外我强烈感觉到：“冒辟疆对吴蕊仙的愧疚和怀念，乃是他创造妙玉这个形象的心理驱动力。”

此后数年，不断发掘资源，探索隐秘，获得越来越多的史料和证据。今日稍作整理和阐发。

吴蕊仙其人

对吴蕊仙的生平以及经历遭遇，记述最详实可靠的是邓汉仪，他的名著《诗观》这样介绍吴蕊仙：“吴琪，字蕊仙，别字佛眉，江南长洲人。乃方伯挺庵公之孙女，孝廉康侯公女也。世居姑苏之花岸。蕊仙生而颖悟，五岁时辄过目成诵。父母见其慧性过人，为延师教读。髫龄而工诗，及笄而能文章，益昼夜攻苦不辍。父母见其善病，屡止之，不得也。尤精于绘事，一时女郎脱簪解佩，求其片纸者日相望。许氏管君名勋，字予嘉者。管固贵公子，且时彦也。定情之夕，舆仆喧阗，冠盖绎络道左。而两璧人掩映镜光奁影间，见者窃叹为神仙下世。嗣是翻书赌茗，扫黛添香，二十年如一日也。无何，夫死于甲申之难，家产流离。蕊仙以一女子，支离困顿于荆榛豺虎之间。圣朝定鼎燕京，兵戈宁逐，蕊仙复居旧宅，结二三闺友，抚丝桐而弄笔墨，意殊慷慨，不作儿女态也。慕钱塘山水之胜，乃与才女周羽步为六桥、三竺之游。晤慧灯禅师，为故大夫若青公季女。蕊仙遂洗心皈命于大张兰若，慧灯令之剃发，命名上鉴，号辉宗，盖不复问人间事云。河南太守朱公闻其名，迎致之。蕊仙终以不乐喧杂，拂衣归。将结庐于锡山二泉间，弗克就。近又驻如皋之洗钵池，为栖禅计，而游倦无枝。或有贻之书者，议婚旅馆，将挚之而奔。蕊仙则大书札尾曰：‘自许空门降虎豹，岂容弱水置鸳鸯。’致书者惭而退，励志坚决如此。诗有新旧二种，久已镌梓行世，毋庸再录。今遴其和诗二章，以供诸世，实有同病之叹云耳。”

邓汉仪与冒辟疆关系密切，跟吴蕊仙也有交往，所叙最切近。《诗观》初集于康熙九年庚戌选成，十一年壬子梓行。庚戌年，吴蕊仙尚在如皋杨花桥尼姑庵。现代人关于吴蕊仙人生的诸多演绎文字，大多以邓说为蓝本。

其次，邹斯漪《名媛诗选小引》介绍吴蕊仙性情才华诗词风格也颇具体细致，只是于时偏早，缺少吴蕊仙后期夫死家破、徙居江北的人生经历：“予寓吴门，熟知蕊仙以能诗名，时苏台女流之云诗者肩相望也，而要以蕊仙为词坛巨擘。蕊仙名家女，归予友管予嘉，潇洒淑郁，有林下风致。工绘事，精八法，故其诗中往往有远山数峰、遥青霭翠，与烟飞雾结、美女簪花之格，亦墨苑之三绝，香奁之独步也。蕊仙性不喜尘俗，惊才艳采，旷致高襟，轻钱刀若土壤，尤博极古今书，兼善丝桐。每当月朗风和，与二三闺友鼓流水之清音，奏高山之绝调，真天人也。生平雅好桃叶竹枝之词，几于黄金散尽教歌舞。近其诗多萧闲澹宕语，岂所谓寂寞道心生耶？予嘉磊落性成，不作闺阁婉恋态，蕊仙屏居一室，焚香啜茗，抚今吊古，发为诗歌，悲感淋漓，凄清宛转。听哀猿于静夜，月冻三巴；落飞雁于高秋，云平九塞。间作和平之奏，亦多冷艳之词。”

此外陈维崧著冒褒注的《妇人集》亦有所述，文字精要传神：

“茂苑吴蕊仙（名琪）才情新婉，当其得意，居然刘令娴矣。与飞卿著有《比玉新声集》。蕊仙尤好大略，精绘染。飞卿赠诗云：岭上白云朝入画，樽前红烛夜谈兵。盖实录也。（黄皆令《比玉新声集序》曰：不意唐山《房中》而后，复闻正始。惜未能借江醴陵五色笔，展薛洪度十样笺，倩卫茂漪手书之，藏之白间靓闼间耳。）”

吴蕊仙的人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少时，颖悟聪慧，远超常人。工诗词，能文章，精绘画，喜弹琴。读书很多，不喜尘俗。

婚后，才子佳人，神仙伴侣。“翻书赌茗，扫黛添香。”婚姻生活当为天下人所羡慕。

甲申，夫死家破，“支离困顿于荆榛豺虎之间”。隐居，出家。最后投奔江北冒辟疆水绘园。

《红楼梦》研究闲笔（一）

□冒芝桦

蔡元培校长、胡适先生对《红楼梦》的探索、争论，应该在当时多少代表了北大的红学思想，但不是北大的整体思考。后人去思考前人的思考，是值得鼓励与高兴的事。敢言是学者难能可贵的秉性，不盲从、真心发声、秉持真实的才是真学者。

有朋友不敢相信冒襄著作《红楼梦》，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冒襄以及当时他身边的人、他的家族。任何事都有一个过程；确实，对同一事物，人们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人们不同的认识观是受着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所谓“真理难寻”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人所分析，曹寅孙（所谓曹雪芹）出生时，曹寅早已去世近十年，何来当代人读敦诚诗时所看出的：曹寅孙（雪芹）随其先祖在织造任上？

这一句话仅仅是个小失误吗？这一句话不仅仅反映了我们品读古人诗词的能力。为了圆一个谎，去编造另一个谎。世间不真实的事，难免会露出馅儿。我们有底气去怀疑敦诚二兄弟所认识的曹寅孙当时是怎样的处境和状态。

至于敦诚二兄弟为何在诗中要提及“雪芹”二字？要与“曹寅孙”挂上钩。这是另一个快要被揭开的疑问，只是希望后来的人们不要再“谎编素材、哗众取宠”了，也算是给真实的“历史”留下一片干净的天地。明朝的冒起宗是一位地方官员。虽然当时冒家数代均已立有战功，都是以地方官员身份，未能在传统军事力量中拥有实质重权。加之自身“和柔”思想和当时朝廷对军事力量操控制度，不具备充分发展朝廷政治许可框架下的“私家军事力量”。冒襄的父亲冒起宗在明末战争中走的是“攻心”为上的路线。冒起宗最后一次参与“军事行动”的事件，是朝廷官员内部派系斗争的体现，不是一个正常的军事行动安排。不仅体现了明朝军事行动指挥权的“荒唐”，预示着明朝大厦将倾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是当时除社会生活糜烂外，政治生活糜烂的又一个信号。

冒起宗当时以诗明志，告诉家人准备“以死效忠”“万死不辞”。后来虽然冒起宗在军事行动中全身而退，而明朝最高层的“忌猜”，再加上朝廷官员间借机剪除异己，在客观上阻止了“军事人才”的更好作为与发展。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果然如此。

从大范围的历史现象来分析，不难得出中华民族的诸多伟人皆出自“贵族农民”。这一方面有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的客观因素，更主要的是“耕读文化”已成为“成功文化”的内核部分，是中华文化另一个特征性的表述方式。“耕读”的耕，包含农业耕作的含义，但绝不仅仅是指农业耕作，它是务实、勤勉、劳作、实践的总代言词。读，包含读书，但不仅仅是只包含读书的意思，它是知书、识理、思考、研判、思想的总代言词。只有把“耕”与“读”相结合才是完美的，偏废任何一方面都不会成功。不仅大的历史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小到家族、个人前途的发展都脱不了这个规律。事实证明，纵然基础再好，为什么纨绔子弟总不能成功，一些人的失败、失望就是因为违背了“耕读”二字。谁违背了“耕读文化”，谁就不可能发展进步。冒氏家人自近代以来，有冒广生这样一位榜样做代表，后来各领域的努力者也在不同程度地努力表现自己。

“㖞”字引出一段儿时的有趣记忆

——也说冒辟疆著作《红楼梦》

□徐建义

朋友送我一本《冒辟疆著作〈红楼梦〉汇考》第一辑，我爱不释手。趁着闲暇无事，便从头至尾细读起来，我深为书中各种观点所折服。冒廉泉先生“从一个‘㖞’字引起怀疑”的说法，更引起我儿时的一段有趣的回忆。

记得那是1955年中秋过后的一天，那时我还在原如皋江安乡六甲小学读五年级。那天，小学里全体先生（老师）到我家来轮饭。那天我家共请了七个先生来轮饭，有尤乃勋、陶之福、陶耀卿、徐邦汉、徐远德、徐远宗、许秀甫。正准备吃晚饭时，我拿一本《红楼梦》，记不清是哪种版本，问我的语文老师陶之福：“先生，请问这个‘㖞嗓’两个字怎么读？又是什么意思？”陶之福看了一会儿，摇摇头，拿着书问年纪最大的陶耀卿先生。陶先生一看，指着“㖞嗓”两字说：“这两字是我们如皋的方言，我的先生教过我，读chuáng sàng意思是灌、喝，你们看，‘㖞嗓’了黄汤，是说灌了黄酒，‘㖞嗓’在这儿是骂人哩。”陶老先生话音刚落，我大伯父（请来陪先生的）接上话头：“说得对。我们如皋人总把‘吃’说成‘㖞’，‘吃早饭’说成‘㖞’早饭，还有‘㖞’中饭、‘㖞’夜饭，什么的。”

这一来，先生们便议论开了，这个说，“不错，如皋人常说：要得‘㖞’，就要忙，没得忙，没得‘㖞’嘛”；那个说：“这是一本什么书？还用上我们如皋土语了”；又一个说：“好奇怪，我们如皋土语还上书了。”

这时，教我们五年级语文的陶之福先生正捧着《红楼梦》在翻看呢，我妈妈却端上来两大碗红烧芋头，往八仙桌中间一放，对先生们说：“不要再说闲话了，先生们先尝尝我烧的香堂芋可好吃？”先生们正要动筷儿，陶之福先生又说开了：“慢，这书真奇！就连这香堂芋也写在这本书上了呢。”众人顺着他手指的书上看去，可不，在第十九回写着：“果品有五种：一红枣，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陶之福说：“你们说，这香芋可不正是我们如皋人说的香堂芋？”

先生们七嘴八舌，都说是。于是先生们吃起了晚饭，席间一致称赞我妈妈烧的菜好吃，尤其对红烧香堂芋赞不绝口。

席终时，尤乃勋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这《红楼梦》该不是我们如皋人写的吧！不然书中哪有我们如皋人的土话。

那次轮饭一晃过去六十多年了，其后也不曾再有谁就此事谈论过，当年来我们家轮饭的先生们都已作古。笔者之所以把这个回忆重提，一是为了要证明冒廉泉老先生的论证有理有据；二是也想为冒辟疆著作《红楼梦》说说我的观点。其实我们这地方的人，凡是六十岁以上的，还都会说“㖞”早、中、夜饭。